



联合国

安全理事会



Distr.  
GENERAL

S/20254

31 October 1988

CHINESE

ORIGINAL: ARABIC

1988年10月31日

伊拉克常驻联合国代表团

临时代办给秘书长的信

奉我国政府指示，我仅递送1988年9月19日西德《明镜周刊》杂志访问伊朗政权外交部长韦拉亚提的全文，其中可见到该政权的大量空洞狂言。

谨请将此信及其附件作为安全理事会文件分发为荷。

临时代办

萨巴赫·塔拉特·卡德拉特（签名）

附 件

明镜周刊：前线已经停火了，但伊朗和伊拉克的和平谈判却陷于全面僵局。战争在不久将来有再度爆发的危险吗？

韦拉亚提：我们希望会谈能使冲突得到确切解决，但结果要看对方是否有诚意。无论如何，我们希望和平。

明镜周刊：霍梅尼已警告伊朗人认为战争已经过去的想法是愚蠢的。

韦拉亚提：他是提醒我国人民当和平进程还在刚开始的阶段应保持警惕。而且，停火并不表示战争状态结束，尹曼·霍梅尼只是说在停火过去之前还必须小心。

明镜周刊：这难道不也表现出他关切到各阶层伊朗人的倦怠吗？

韦拉亚提：我国人民当然不希望侵略行动再度爆发。我们要的是持久和平以重建国家；但我们也要公正的和平。

明镜周刊：和平会谈因沙塔·阿拉伯 (Shatt al-Arab) (即阿拉伯河) 边境划分疆界的永久争端而陷入僵局。伊拉克希望能清理水道，那是他们通向波斯湾的唯一出口，他们希望清除残舰以便重开巴士拉港。你们为何不肯同意呢？

韦拉亚提：你所称之为“沙塔·阿拉伯” (Shatt al-Arab) 我们叫它阿尔瓦·鲁德 (Arvand Rud)。伊拉克是一个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才开始有历史的国家，那么有关阿尔瓦·鲁德 (Arvand Rud) 的争端怎会是几百年的事呢？

明镜周刊：因为伊朗人以前与土耳其人的边界划分有过分歧，而且巴士拉作为最大的阿拉伯海洋商业中心之一已不下千年之久。

韦拉亚提：奥图曼国也曾在东南欧进行过许多次边界战争。关于美索不达米亚内领土的争端，也就是说，关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，今天称之为伊拉

克的争端，是我们现代史中最重要的主题之一。在大半时期内，该国的至少有一些部分是属于波斯的。今天，在巴格达附近你还可以见到波斯萨萨尼德朝代建立的宫殿残迹。伊拉克人如果要翻查历史书，那我们欢迎，我们接受挑战。

明镜周刊：伊拉克声称整个沙塔·阿拉伯 (Shatt al-Arab) 水道应属于伊拉克主权是其历史权利，伊朗边界因此应位于该河的西岸。

韦拉亚提：我们的立场是明确的。边界是沿主航道线，在《阿尔及尔协议》内曾对此达成协议。萨达姆·侯赛因亲自签署了这项协议。

明镜周刊：但他随后说过，那是在军事压力之下签署的，因为当时沙皇正支持库尔德反叛分子。而萨达姆·侯赛因在波斯湾战事爆发几天前即向伊拉克国会宣布废除该协议。

韦拉亚提：但该协议是有效的，单方宣告它无效是没有效力的。在停火生效前，我在纽约亲自向联合国秘书长，哈维尔·佩雷斯·德奎利亚尔本人，问过这件事，他向我全力保证联合国承认该协议有效。

明镜周刊：从法律观点说来，你或许是正确的，但是在巴格达的政权认为，它在与伊朗的军事对峙中赢得了胜利。

韦拉亚提：伊拉克觉得他们在军事上处于优势，但这种感觉是骗人的。八年前，他们也认为，它能够在前两星期内赢得战争。现在他们正犯同样的错误。我国人民并没有改变，我们仍然决心捍卫我们的国家利益。边界的位置，不论在陆上还是在海上，就我们来说，它是一道红线，对于这一点，我们是决不让步或谈判的。

明镜周刊：如果伊朗的斗志如你所说的高昂，那你如何解释在停火生效前几个星期内所受到的许多挫败呢？

韦拉亚提：战争有战争自己的规则。象这样的长期斗争之中，总是有高潮和低潮的。我们决定在最近的克尔曼沙阿战争我们是处于优势的，我们驱逐了侵略者。

明镜周刊：关于沙塔·阿拉伯 ( Shatt al-Arab ) ( 阿拉伯河 ) 的争执是否因此而继续下去：控制该水道的一方就是赢得了战争的象征？

韦拉亚提：基本问题，当然，是萨达姆·侯赛因要向其人民显示他在战争中胜利了。为什么我们应该要付出这个代价呢？经过了八年，他必须就他发动这场近代史上最长最残忍的战争的原因，向其人民有所交代，他本人必须宣称对沙塔·阿拉伯 ( Shatt al-Arab ) ( 阿拉伯河 ) 拥有全部主权以作为他胜利的一种象征。他连做这样的梦也是大错特错的。

明镜周刊：当贵国政府表示同意停火时，霍梅尼说这是喝下一杯致命的毒药。事实上，这场战争原先标举的目的很高，即打垮巴格达政府、惩罚萨达姆·侯赛因以及改变波斯湾的力量均势。这些目标一样都没有达到。

韦拉亚提：当然，要我们同意与一个把战争强加于我们、使我们受到巨大损失的政权进行谈判并非易事，我们自然希望国际社会将惩罚萨达姆·侯赛因。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军事局势不妙，因为任何战争都有困难的时候。

明镜周刊：石油工业被炸弹摧毁，数十万人死亡，却没有取得胜利；伊朗人民是否会质问政府，作出这样大的牺牲有何意义？

韦拉亚提：我们的人民既有耐性，也有历练。我们的文明史源远流长，经历过许多战争和侵略。我国人民完全懂得如何克服这样的局面。

明镜周刊：伊朗战后的主要任务是什么？是重建经济还是重新武装部队？

韦拉亚提：两者都是我们的任务，彼此密不可分。虽然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战后首先重建经济，但后来很快就组成了新的军队。这并不意味着放弃重新武装，我们只希望确保我有能力维护我们的主权、资源和国家尊严。

明镜周刊：要重建经济，贵国就需要外援。今后你们是否将对西方更开放一些，是否或许甚至恢复与美利坚合众国的关系？

韦拉亚提：这是个难处理的问题。美利坚合众国从一开始就反对伊斯兰共和国，最近它的反对更达到高峰，在波斯湾打下我们的一架民航飞机。这表明美国人的轻忽职守，但他们却不肯承认、不肯道歉。难道对300名平民丧生表示道歉竟这样困难吗？在发生了这一切之后你还指望我们会同美国人建立联系吗？

明镜周刊：伊朗之所以引起西方和甚至邻近阿拉伯国家恐惧，是因敌意地企图将伊朗革命输出国外。你今后是否准备放弃它？

韦拉亚提：我们将继续输出革命，也就是说输出我们的文化。西方国家也这样做，因为他们经由大众传播和外国大学生留学的方式输出他们的文明，思想方式和价值。例如，西方向其他国家不断强调必须尊重人权。

明镜周刊：对你而言，这是试图强加于他们的文化？

韦拉亚提：你是不是认为人权代表着绝对价值？其本身不就表示了某种观点或判断吗？同样，每一种文化环境都力求输出其价值，不是以暴力而仅是以和平的方式。我们对我们的伊斯兰革命所做的也没有什么不同。

-----